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三

一至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六十四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後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

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

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胡

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

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

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師古曰破

郡守於薛縣之西○宋祁曰泗字下疑有水字

與司馬尼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

也尼讀與夷同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

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

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

師古曰陽

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

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從攻圉都尉東

郡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劉攽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

明此衍都字

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獲曰虜

賜爵

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

軍於杠里破之

師古曰杠音江

擊破趙賁軍開封北

師古曰賁音奔

以

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

斬候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

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顯遇音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

賢成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

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絕河

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犂破南陽守齕於陽城

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

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以郤敵斬首十

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

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

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

反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

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

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

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

噲直

撞入立帳下

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

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

王

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

大王今日至聽小

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

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

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

之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

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

師古曰已止也

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

樊噲奔入營

○宋祁曰奔疑作莽

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微無也譙責

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

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

之丞於白

水之北 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檠城先登

師古曰檠

讀與郃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

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

將從擊秦車騎壤東

師古曰地名也

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

郤槐里柳中咸陽

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

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

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

至櫟

陽賜食邑杜之樊鄉

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

從攻項籍屠煮棗

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

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

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宋祁

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煮棗城擊破王武程處

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

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師古

曰夏音工雅反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師古曰周殷

圍項籍陳大破

之

師古曰於陳縣圍之

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

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

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

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

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

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張晏曰殘有所

毀也臣瓚曰殘為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

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

軍於無終廣昌

師古曰姓綦毋名卬也綦音其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

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狶胡騎橫
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
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
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師古

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

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

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
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

人噲以吕后弟吕嬃為婦生子伉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故其比

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

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

惡見人

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

日噲迺排闥直入

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反

大臣隨之上

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

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師古曰憊力極也音

蒲拜反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

宦者絕乎

師古曰顧猶反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師古曰謂

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

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

師古

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

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廼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

即軍中斬噲

師古曰即就也

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帝已崩呂后釋噲

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

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

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嬃亦為臨光侯高后時

用事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

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嬃

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
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
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
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

師古曰酈音厯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
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維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

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

陽縣西定漢中

師古曰先言取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

別從西道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

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

以將軍為隴

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

師古

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豳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枸音苟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

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

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

益

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

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

孟康曰地名也

先登陷陣破荼

軍易下

師古曰今易縣

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

印

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

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

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

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

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

將軍二人

○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

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

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

文穎曰商有疾病不

能治官事

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

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

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將而太尉勃

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

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
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
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
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
寄吏免上廼封商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
所封邑名奉商後傳
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
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逢使客還過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

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劉放曰告故不傷嬰者

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笞也

高祖

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

沛令後悔閉城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嬰時以縣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嬰時以縣

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師古曰謂老父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為

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師古曰為沛公御車

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

平以

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

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

下亦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師古曰時自相

署置官之印

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

為滕令

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宋祁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

因奉車

師古曰因此又每奉

車從攻戰以至霸上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

至

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

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

曰罷讀曰疲

常蹊兩兒棄之

服虔曰蹊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

嬰

常收載行面雍樹馳

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

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偕也

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
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劉奉世
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
抱持者况復馳乎蘇說是也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

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

振賜嬰食邑沂陽

師古曰沂音魚依反

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

楚至魯益食茲氏

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即帝位燕王

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

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

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

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

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

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

不測也鄉

卒以得脫

師古曰卒終也

益食嬰細陽千戶

師古曰益其邑

使食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

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曰言賜所奪

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

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

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

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

師古曰北第者

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

曰近我以尊異之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

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

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

師古

曰頗音普河反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姁自殺國除初嬰為

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

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

高祖為沛公略地至

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

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

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彊力

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齕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

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

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

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

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

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

騎來衆漢王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

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

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

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

嬰雖少

然數力戰廼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

師古曰饗古餉字

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主右方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宋祁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

不當去左字陽夏公注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

師古曰柘縣名

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
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人
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
連尹一人
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

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楚官也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

杜平鄉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
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

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

傷
師古曰華音下化反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

齊相田橫至羸博

師古曰二縣名

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

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

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

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

於假密

卒斬龍且

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

生得右司馬連尹各

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次也

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

轉南破薛郡長

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

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

音盧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

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

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

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

楚騎平陽

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

師古曰佗音徒

何降留薛沛鄼蕭相

師古曰凡六縣也鄼音才何反

攻苦譙

師古曰復二縣也

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

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

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

各一人卒萬二十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

破吳郡長吳下

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

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

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

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師古曰胡名也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

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砦石

師古曰砦音千坐反

至平城為胡所

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

及特將五人

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

降曲逆盧奴上曲

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

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繇嬰身生得左司馬

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

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

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

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

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

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

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

齊兵止不前絳侯

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

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

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師古曰共讀曰

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孟康曰縣名屬上郡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

賜爵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教下

師古曰教地名教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教郃之間

益食邑屬淮陰

張晏曰韓信也信時

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

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不絕封陽

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

未降故五歲為齊相國四月

○宋祁曰景德本作四月別本作一字誤也

擊

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

國將屯

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

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

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

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

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

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騎長一主車也

人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

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

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

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

師古曰菑縣名

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

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

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

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

曰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

降鄴從攻朝歌

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

得江陵王致雒陽

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

因定南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

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

丞相敞破之

師古曰侯敞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

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

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

師古曰繆音息列反

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

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

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繆為信武侯

師古曰以其忠信故

加此號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繆為酈城侯

服虔曰音

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
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
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
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

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鄆侯

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

曰沛國當作陳國

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為犧牲雖以其母犁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

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

信矣樊噲夏

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

豈

自知附驥之尾

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

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為見

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刼

師古曰周勃等刼其父而令寄

行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前漢書卷四十一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樊噲傳從攻陽城○

臣召南

按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

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尚懸隔胡三省謂
應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注不醉不醒故謂之中○顧炎武
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曰
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
中飲酒中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臣召南按四人噲與靳彊夏侯嬰紀成也見高紀

從擊秦車騎壤東注師古曰地名也○臣召南按曹參

傳曰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然則壤是鄉名壤東壤鄉之東也

酈商傳高陽人也○臣召南按商即食其弟食其傳曰

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此文似

脫陳留二字

別定北地郡○

臣召南

按史記作定北地上郡則二郡

也此文似脫上字又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
枸邑蘇駟軍于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而枸邑
泥陽守將姓名具存也此傳實言但云破章邯別將
于烏氏枸邑泥陽耳

攻其前垣○前垣史記作前拒裴駟曰拒音矩

寄欲娶平原君為夫人注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
也○臣召南按事在孝景中二年臧兒尚未尊稱平

原君也史官記事隨後文稱之耳

夏侯嬰傳常躐兩兒棄之○躐史記作蹶

德嬰之脫孝惠魯元于下邑間也○按下邑縣名屬梁

國

灌嬰傳重泉人李必駱甲○按李必後封戚侯功臣表
作季必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臣召南按入字係一人兩字傳

寫誤并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句攻博陽句是也攻

博陽上不須入字宋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為句
非是

破吳郡長吳下○

臣召南

按後儒以會稽吳郡至東漢

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為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
不嘗分為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
章會稽郡則尤明矣

斬歙傳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臣召南

按史

記作擊趙將賁赫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赫係趙將

非姓趙名賁也

周繆傳景帝復封繆子應為鄆侯注蘇林曰音多寒反
屬沛國○宋祁曰沛國應作陳國○臣照按陳國無
鄆縣据志應作沛郡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六十五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

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有罪亡歸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質師古曰質鎡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

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

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

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

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

計籍故號計相

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

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劉攽曰四歲字本

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

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

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

師古曰苛音何

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

沛公以昌為職志

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

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

苛為客

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管也

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

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

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

師古曰若汝也

趣讀曰促

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

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

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

之

師古曰下音胡駕反

昌嘗燕入奏事

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

高帝方擁戚姬

師古曰擁抱也

昌還走

師古曰還謂却退也

高帝遂得騎

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

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

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

師古曰吃言之難也

又盛怒曰臣口

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

奉詔

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為綦宋祁曰學官

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漸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子据此則前之

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上欣然而

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

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

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

是歲戚姬

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

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

謂御

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

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

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

然堯進請問曰

○宋祁曰
問疑作問

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

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

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
知計所出

堯曰陛下

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

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

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

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

必也言必欲勞煩公

公彊為我相趙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以下亦同

昌泣曰臣初

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吾極知其左遷

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任為左遷佗皆類此

然吾私憂

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

師古曰已止也

於是徙御史

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

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

師古曰堯可為之餘

人不能勝也易代也

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

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

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

帝屬臣趙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

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

后怒廼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

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

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鵠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

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

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

畫

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為相

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教為御史大

夫

任教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

謹任教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教以

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教遷

為上黨守陳豨反教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

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教免

平陽侯曹窋代教為御史大夫

師古曰窋音竹律反

高后崩與大

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

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

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

十月為歲首不革

師古曰革改也

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

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

如淳

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謂比方之比

音必履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若百工天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

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

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也

至於為丞相

卒就之

師古曰卒終也就成也

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

書

○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無

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

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

蒼德安國

侯王陵

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

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

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

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

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

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

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

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

更元

年蒼由此自詘

○宋祁曰一作絀

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

張晏

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

大為姦利上以為

讓

師古曰用此事責蒼

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國至

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

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為乳母

師古曰言每就飲之

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

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

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弩張以足踢者曰蹶張蹶音厥弩音布麥反

從高帝擊項

籍遷為隊率

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

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

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

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

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

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

師古曰見謂
現在之人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

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

大夫鄧通方受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

寵如是

○宋祁曰越
本無見字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

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

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師古曰肅敬也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

曰言欲私教戒之

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

師古曰檄木書

也長二尺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

師古曰第但也

吾

今使人召若

師古曰若亦汝也

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

謝嘉嘉坐自如

師古曰如其故

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

如淳

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

通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

之○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曰字君字下有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

殺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

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

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

侵削諸侯

師古曰適讀曰謫

而丞相嘉自絀

師古曰絀退也

所言不用

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廟塽垣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塽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塽音如橡反解在食貨

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

宮上謁自歸上

師古曰歸首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

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冗官居其中

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

之散官音如勇反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

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

血而死諡曰節侯傅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

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

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

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

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

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而

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

然哉周昌木強人也

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

曹陳平異矣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前漢書卷四十二

前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張蒼傳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注若今侍立御史矣

○臣召南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曰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六人

周昌傳臣期期不奉詔○劉敞曰楚人謂極為綦○胡三省曰孔穎達疏釋詁汜也杜預云汜期也然則

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
意亦與汜同

任敖傳平陽侯窋至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臣

召南按史記作窋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

紀核之窋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

楚合從告相國產也窋即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

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亂窋復馳語

太尉則窋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郎

上議羣臣列名即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時
竄已罷官矣其後賞功又不及竄意者史記所云
固得其實乎不然即不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
平典客共賞矣

申屠嘉傳因故邑封為故安侯○

臣召南

按故安縣屬

涿郡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為之嘉本功
臣而由關內侯為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
遂起於此

前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六十六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

為里

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皆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齬好荷禮應劭曰握齬急促之

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齬音初角反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廼自

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

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

游莫為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

若見沛公

師古曰若汝也

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

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釣反

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師古曰第但也

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

師古曰從子容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

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

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

師古曰洗足也

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

率諸侯破秦乎

○宋祁曰浙本破作攻

沛公罵曰豎儒

師古曰言其賤劣如

豎僮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衣

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

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子容反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

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

而不齊同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往

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

知其令

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

師古曰下降也

即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師古曰救趙及梁

韓信方東擊齊漢

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

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

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

堅守教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

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

自奪便

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畧反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

釋耒紅女下機

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

天下之心未有

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

庚即
教倉

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
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

行音胡
剛反

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
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

無飛狐
之名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

師古曰以地
形而制服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

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劉攽曰此
時何緣更有

田閒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
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

諸田宗彊負海岱阻

河濟

師古曰負背
也岱泰山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

○宋祁曰
人疑作民

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
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
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
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
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
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
處○宋祁曰或無負字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

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

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

之罪無所忘

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

為人刻印

玩而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鍰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

信傳作刳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

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

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

兵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

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

名故謂此為北

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

今已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

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

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為然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

師古曰日

日縱意而飲酒

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

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
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廼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

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

廼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

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

師古曰疥音介

數將兵

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

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皆謂其

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魑結

箕踞見賈

服虔曰魑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

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

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脩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

反天性也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

禍

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師古曰正亦政也

諸侯豪桀並起唯漢

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

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

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乃欲以新造未

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

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使

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

曰言其易於是佗跽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師古曰與如也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

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

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判未始有也

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

夷崎嶇山海間

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

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

於漢侘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

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

迺大說賈

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

之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

不聞

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

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褰

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

也 它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也師古曰它猶餘也

賈卒拜佗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賈

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

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宋祁云浙本注文

宜作崖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

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

鄉使秦以并天下

○宋祁曰以疑作已

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安

焉也高帝不懌

師古曰懌和樂也

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之也

及古成敗

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師古曰其書今見存

孝惠時呂太后用事

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

賈自度不能爭

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廼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

州好時縣

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

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

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宋祁曰欲疑作飲

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

師古曰非徒至

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木反

數擊鮮毋

久溷女為也

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為新殺之肉也溷亂也

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典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

已平常燕居深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

賈往不請

直入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陳平方念不見賈

師古曰思慮之

際故不覺費至

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

音初委反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

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

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

附

師古曰豫素也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師古曰謂者與之言

絳

侯與我戲易吾言

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

君何不交驩太

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

師古曰厚為共具而與太尉樂飲

太尉亦報

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

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賈賈以此游漢廷公

卿間

師古曰廷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

及誅呂氏立孝文

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

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

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

令此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

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

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貸服具

師古曰貸音土得反

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

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

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

之具稅音武尚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

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

乃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

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籍斯則二

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閼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

說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

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

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師古

曰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

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

師古曰肉

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

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

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

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

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

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

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

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乃汝也

遂自剄文帝聞而

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

輅

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本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

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耳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

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繒也

衣褐衣褐見

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

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

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

后稷堯封之邵

師古曰邵邑名也即今武積德縣善十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

餘世

師古曰繁古累字

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

馬箠去居岐

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樂反

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

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

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宋祁曰芮字下一有之字

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

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

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

○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

成王即位周

公之屬傳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

師古曰中音竹

仲反○宋祁曰維字下一有陽字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

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

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

古師

曰謂東周君西周君

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

陛下起豐沛

○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

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

不絕傷夷者未起

師古曰夷創也音瘡

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侔矣

師古曰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

師古曰卒讀曰碎

因秦之故資甚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

陛下入關而都之

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

其背未能全勝

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抗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即反

今

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

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

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

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

師古曰匿

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

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

師古曰見示也

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

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齒讀

曰瘠瘠瘦也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

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

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

兵

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

械繫敬廣武

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

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

控弦四十萬騎

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

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

未可以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

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

師古曰顧思念也

敬曰陛下誠能

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

厚奉遺之彼知漢

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

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師古曰鮮

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李反

使辯士風諭以禮節

師古曰風讀曰

諷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

大父亢禮哉

○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

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

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

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

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

奈何棄之匈奴

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於

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

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

去長安近者七百

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

秦中新破

師古

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

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

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

諸景及三輔諸屈諸
懷尚多皆此時所徒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

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

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

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

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

其兵視天下弗復用

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

且明主在上法令具

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

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

音干豆反

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

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

何

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

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

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

匹衣一襲

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

拜為博士通已出反

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

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

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

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

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

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克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

弟子皆曰事先

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

師古曰狡

猾之人

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

諸

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師古曰搴拔取音審

諸生且

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張晏曰后稷佐唐欲

今復

如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

儀號

師古曰就成也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

或妄呼

師古曰呼音大故反

按劍擊柱

○宋祁曰按當作扳

上患之通知上

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

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

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

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

目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

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

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

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師古曰言

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

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

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師古曰若汝也

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

師古曰西入關

及上左右為學者

師古

曰左右謂近臣也
為學謂素有學術
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野外

應劭曰立

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
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蒔師古曰纂與蒔

同並音子悅
反如說是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

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

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

會十月漢七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

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

儀

師古曰欲叙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

先平明

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

衛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

傳曰趨

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

趨謂疾行
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

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

數百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

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讀皆曰嚮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

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

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廬○劉放曰於是皇帝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師古曰傳聲而唱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

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

畢盡伏置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劉放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

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譴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

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

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日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

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譁

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

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

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

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

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

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

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

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苦勤

其可背哉陛下

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師古曰適讀曰嫡

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

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

師古曰特但也

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

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

徙通為奉常

師古曰又重為之也

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

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師古曰朝太后於長樂宮

及間

往

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

數蹕煩民

孟康曰妨其往來也

作復道方築武

庫南

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通奏事因請問

師古曰請

空隙之時不欲對衆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

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

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

人主無過舉

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

下為原廟

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渭北

○劉敞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

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

可獻

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

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

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脫輓輅

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

師古曰枹者鼓

椎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遇其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也

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

無足曰鑊音胡郭反

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

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以諸呂僭差託病歸家

不受憂責

從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弋容反

附會將相以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前漢書卷四十三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酈食其傳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臣召南

按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為監門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字於下

守白馬之津○

臣召南

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

西岸即黎陽也

方今燕趙以定惟齊未下云云○司馬光曰史漢皆以

食其勸取教倉及請說齊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
二新序是

涉西河之外○胡三省曰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
西河

破北魏注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索隱曰謂魏
王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
東也

封齊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

臣召南

按武陽史記作

武遂而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据表芥子勃勃子平疑遂字訛

婁敬傳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臣召南按

始受命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婁敬當漢初即有質成受命之說謂文王及身稱王改元彼毛公解詩伏生解書司馬遷撰史記因譌襲謬不足怪也

今陛下起豐沛○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按宋說無理

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臣召南按三十餘萬衆史記作二十餘萬又下文控弦四十萬騎史記作三十萬

叔孫通傳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史記作三十三人西

百官執戟傳警○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曰職一作幟拜通為奉常○臣召南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

下文徙通為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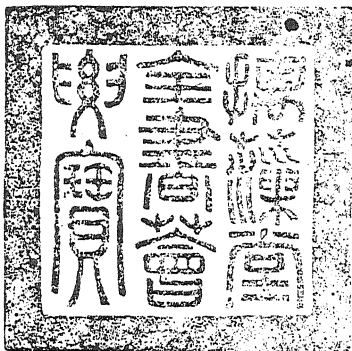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謹案卷四十一第十五頁前五行攻苦譙刊本譙
訛譙今改

卷四十三第十三頁前三行一人推之刊本一訛
三据毛本改

--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單勉中